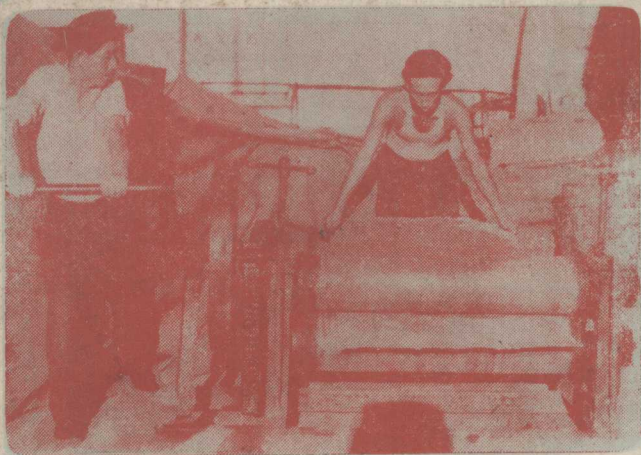


勞 動 模 範 故 事

趙 春 起

王 德 君 作
山 東 人 民 出 版 社



勞 動 模 範 故 事

趙 春 起

王 德 君 作

山 東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三 年 • 濟 南

書號：0958

趙 春 起

作 者： 王 德 君

出版者： 山 東 人 民 出 版 社
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

印刷者： 山 東 新 華 印 刷 廠
濟南經九路一七號

發行者： 新 華 書 店 山 東 分 店
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

(濟1)1—5,000

1953年7月初 版

定價 1,300元

目 錄

一個倔強的孩子·····	一
十一年的困苦生活·····	三
參加了革命的隊伍·····	六
在鬥爭中·····	九
一手持槍一手拿錘·····	一三
積極支援前線·····	二〇
改裝大棚客車·····	二四
一連串的創造和改進·····	三〇
當了勞模見了毛主席·····	三三—三八

一個倔強的孩子

趙春起同志從小就是一個倔強的孩子。

他家在山東掖縣保旺區龍塚廟村。全家九口人，只有六畝薄地。因為不夠吃，不得不忍受着地主的欺壓剝削，租種了他的幾畝地。就是這樣還得要糠一口菜一口的才能活下去。

每年秋天，打完場，給地主送租糧的時候，趙春起就問父親說：「咱不夠吃，為什麼還給他送？」但這個問題始終沒得到父親的答覆。

他見到別人家的孩子去上學，便也要求父母准他去唸書。父母雖然困難，可是沒有拒絕孩子這種正當的要求，就寧願自己多吃點苦，把他送到本村的小學裏。

在學校裏，地主家的孩子非常蠻橫無理，經常欺侮別的學生。趙春起不甘心受他們的侮辱，就常幫着別的同学進行反抗。地主家的孩子恨透了他，但又打不過他。有一次，就拿一把鋒快雪亮的刀子，向趙春起左胳膊上刺去，趙春起沒防備，受了傷，鮮血流出來。他沒有害怕更沒有哭，一把拉住地主家的孩子，就和他去找老師。老師明知是地主家的孩子不對，但也不敢責罰那些「少爺們」。趙春起見老師不能給作主，就跑回家去。祖母看見孩子流血的胳膊，難過地流出眼淚來。趙春起說：「哭什麼？走，奶奶！找他家裏人，跟他講理去！」

他和祖母到了地主家，地主不但不認錯，反將祖母大罵一頓，並且放出他的護家狗來，向祖母猛撲狂咬。虧得趙春起保護着祖母才沒受傷。老人家只得把眼淚嚥到肚子裏，領着孩子回家。

趙春起沒有能出這口氣，心裏非常難受。他再也不願留在家過這種又窮困又受欺的日子了，決心要出去找好的生活。

在他十四歲那年的冬天，一個很冷的早晨，他捲起了一條破棉被，走出了家門。一家人流着眼淚把他送到村外。臨別時母親一遍一遍地囑咐着：「去了要好好幹，學會手藝，自己一輩子好吃碗飯！」祖母跪在神像面前禱告着：「老天爺保佑着孩子平安！」

他離開家鄉，連頭也沒回，就一直到了大連。

十一年的困苦生活

因為從山東到東北去謀生的人很多，所以他到了大連不久，就被同鄉們介紹到一家裁縫鋪裏去當學徒。

他一去的時候，希望很大，想學些技術成個匠人。但去了以後，完全不是他想的那麼回事。他的活是刷鍋、洗碗、燒水、鋪床、掃地……早晨五六點鐘起床，一直忙到夜裏十二點以後才能睡。稍不合老闆的心意，就

拳打脚踢，一巴掌打倒在地上，爬起來擦擦淚，還得去幹。就這樣住了半年，一點技術也沒有學到。他感到非常失望，也實在忍受不下去了，決心要另找工作。和誰也沒有商量，就自己逃了出來。

因爲他這一逃跑，別人都不敢給他做介紹人了。往哪去呢？生活怎麼辦呢？最後他找到了叔父給他作保，才又得着一個吃飯的地方：到一家私營的小鐵工廠裏去當學徒。

老闆一見面就氣兇兇地說：「他太小，幹不了！」經過叔父替他苦苦懇求，老闆才冷冷地答應了：「別人學三年，他得學四年！願意幹就幹，不願意幹立時走！」又說：「四年工資一百元，頭二年不許支！」

不論什麼條件，只要收留人，叔父就全部替他答應下來，回頭又囑咐趙春起說：「好好幹，再苦也不准胡亂跑；你要再跑，我就永遠不管你的事了！」

趙春起受了這一次刺激，知道再跑也不會找到好地方，就下決心說：

「好！苦熬吧，再苦我也要熬它四年！」

老闆什麼也不給他，趙春起就靠從家裏穿出來的一件舊棉襖，過了兩個嚴寒的冬天。因為他一天到晚是出苦力，把兩條袖子和衣襟都磨去了半截，大風大雪的天氣，他光着兩條胳膊露着半個肚子，還得拉車運料、運貨。

四年的時間，他以堅強的毅力和刻苦的精神熬過來了，學徒期滿，有了技術，就要另找新的道路。他希望能到大工廠裏去，他想大工廠一定比小工廠好得多。

等他轉到南滿鐵路工廠工作時，才知道自己又想錯了。那時正是「七七」事變後，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大陸瘋狂進攻的時候，日本鬼子害怕工人們罷工、怠工、暗地裏破壞，因此統治的非常厲害。但是工人們的鬥爭絲毫也沒放鬆，他們用消極怠工、破壞原料、損毀機器等方法，給日本人的工廠造成了很多損失。在這些鬥爭中，趙春起開始受到了鍛鍊。

全國人民掀起抗日的怒潮，廠裏工人們也秘密地傳送着一些勝利的消息，在這些消息裏，趙春起也聽到了共產黨和毛澤東的名字！

他已經有好幾年沒有和家裏通信了。一九四五年一月，突然有人傳說：他的家鄉已經解放，共產黨領導着農民實行了減租減息，窮人們翻身出了頭，開始過好日子了！他聽到這個消息後，一點也沒有猶豫，就設法回到了離別了十一年的故鄉。

參加了革命的隊伍

他來到家裏，十一年沒有見面的老娘，一把拉住他頭一句話就說：「孩子，咱們窮人翻身了！有了八路軍、共產黨，就沒人敢欺侮咱了！」晚上村幹部們來看望他，他覺得很奇怪，這些人以前都是比自己更窮更苦的，怎麼現在能管理村裏的事情呢？幹部們向他告訴了家鄉這幾年的

變化，隨後又問他：「是不是還想回大連？」老趙爽快他說：「我是叫地主逼走的，出去受了十一年苦。現在家裏這麼好，我還回去幹麼！」

村幹部們聽說他不走了，都很高興。知道他是個技術工人，就對他說：「咱解放區裏也有工廠，如果你願意幹，村裏可以負責介紹。」老趙笑着說：「幹工的罪我受够了，既然減了租，我就好好種地吧！」村幹部知道他的認識還不够，就和他講了很多道理，勸他還是做工好。娘也插嘴說：「孩子，只要你有用處，就去！要是沒有共產黨，咱打的糧還不早叫地主拿光啦！」

趙春起到家後的第三天，就讓村幹部領着，一塊到工廠去了。膠東西海採礦辦事處在小藍埠村設了一個新興工廠。一方面給八路軍修理槍枝和給民兵製造二虎砲（註一），另一方面還給農民製造水車農具。因為這裏離敵人據點只有十二里，所以還必須保密。

他們到了村裏，看見一處院子，四面圍牆很高，村幹部知道這是工

廠，可就是找不到門口，進不去。後來由本村指導員和廠裏聯系好，才把他們領進去。原來門口用高粱楷培起來了。

廠裏有兩個人迎出來，經過村幹部介紹，知道一位是廠長，一位是廠指導員。這兩位負責同志聽說趙春起是由東北回來的技術工人，便又誠懇又親熱地迎上來和他握手，老趙的手直不敢往外伸。廠長能和工人握手？他幹了十一年工這還是頭一次見哩！他想真是解放區，什麼都兩樣了。

廠長和指導員很開心地問候着東北工人的情況，又向他介紹了這個廠裏的情況，最後表示，很希望他能在這裏工作。

這時鉗工組的李組長也跑了來，因為他也是才從大連回來參加革命工作的。他們兩個談起來，好像老朋友一樣，顯得特別親熱。先談在大連怎麼受鬼子的欺侮，生活怎麼的壞；又談到解放區的工人怎樣光榮，八路軍怎樣的堅持抗戰；最後說到這個廠是怎樣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，完成了修理製造槍砲、支援戰爭的任務。

使老趙特別感動的，就是他們能用最簡單的工具，造出了頂用的槍砲來，去打鬼子。他覺着這樣的工作正適合自己的心意，馬上就要求留在廠裏做工。

就在這一天，趙春起同志參加了革命的隊伍。

在鬥爭中

在舊社會裏，一個工人才到一個工廠裏來，因爲人生、工作不熟，會感到很多困難。但在革命的工廠裏，却完全不同：趙春起來到廠裏，工人、幹部都對他特別關心，很快的他就熟悉了這裏的工作和生活，正式參加了生產。

在大連他學的是鉸金工，在這裏因爲工作需要，便改作鉗工，領導上將老虎鉗子交給他，由他負責。

一天早晨，他們正在緊張地工作着，突然由外邊飛過一塊磚頭來，落到房頂上，同志們知道是警報，立即扶着梯子爬上高牆一看，鬼子和漢奸隊已經把廠包圍了。

原來是這村的地主，到平里店向鬼子作了報告。鬼子和漢奸隊集合了有二三百人，要來破壞這個廠。村裏黎明疏忽了警戒，直到鬼子進了莊人們才發覺。可是鬼子找不到門口，村裏人不管敵人怎樣細打也不肯說；就趁着鬼子各處抓人的時候，一位老大娘扔進一塊磚來。這是事先定下的警報暗號。

在廠長和指導員的指揮下，工人們都以戰鬥的姿態，緊張地迅速地拆卸着機器。

趙春起是第一次遇到這種緊張情況，不免有些驚慌；但他馬上就鎮定下來，他知道這時自己的責任是保護機器，就立即按事前練習熟了的動作，把老虎鉗子卸下來，藏到事先掘好的洞裏。對於這種情況，他們是有充分

準備的。老趙的老虎鉗子是老式的，上面的三個螺絲，只把一個上緊，那兩個插上就行了。這樣既不妨礙工作，卸的時候也很快。他藏好自己用的工具，馬上就去幫助別人拆卸。

他們把工具拆卸完掩藏好，正要去掩蔽的時候，外邊八路軍的地方部隊和三個村的民兵，已趕來包圍上了敵人。槍聲響成了一片，槍聲中夾雜着砰砰的二虎砲聲。

趙春起同志聽着自己製造的砲，向鬼子開火了，心裏說不出是多麼興奮，已經忘記去掩蔽了，直到廠長來催他，他才進了掩蔽洞裏。廠長和指導員把工人和機器全部掩蔽妥當，最後才到洞裏來，這對老趙又是一個很大的教育。

鬼子被八路軍和民兵打退了。廠裏沒受到一點損失。但是因爲目標已經暴露，第二天，工廠便搬到城子埠去；沒住五天又被鬼子發覺，在夜間又搬到三十里以外的一個小山村裏。

經過了這幾次的轉移，老趙親眼看到農民們對工廠的幫助和愛護；也親身體會到，在和敵人鬥爭中，要有堅決和頑強的戰鬥精神。

安定下來以後，工人們經過這次鬥爭，勞動熱情更高了。都以最大的速度來進行生產。老趙在這種鬥爭的火焰裏，接受了鍛鍊，覺悟也提高了。在生產的熱潮裏，他盡上了自己的全部力量。這時正在做一批水車，老趙過去是幹鐵板活的，所以就接受了截鐵板的任務。

那時截鐵板是用扁鏟剝，非常慢。他想在這種戰鬥的環境裏，哪能這樣不緊不慢地工作呢！找到個安全的地方就這麼不容易，民兵爲保護工廠流了血，農民爲搬運遷移流了汗，我們不很快地給農民造出水車來用，還對得起他們嗎！

他考慮的結果，想造一個鋤鐵的鋤，這樣就要比剝快得多，他把意見和廠長說了。廠長說：「好是好，可是咱們的材料太困難了！什麼都沒有。」但是老趙却早預備下材料了。他馬上拿過一塊二分半厚的舊鐵板和

一些舊鋼，對廠長說：「廠長，這就是材料！」

廠長高興極了，當時就表揚了他這種創造精神。又問他：「還需要什么？要多少工人？」老趙說：「什麼也不要了，有兩個學徒來幫幫我就可以！」

十幾天的工夫，鋤鐵機造成了，工作效率提高了三倍。這是他參加革命後，經過了鬥爭的鍛鍊，覺悟提高的具體表現。

一手持槍 一手拿錘

「八·一五」日本帝國主義投降，抗日戰爭結束了；工業生產，也要轉向和平建設的方向發展。

一九四六年四月，趙春起同志和新興工廠的其他一部分工友，一同被調到膠東西海採礦辦事處去。地點在萊西縣南墅村，當地礦區出產鉛粉和